

寻梦系列丛书

鬼子

倪匡
著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〔香港〕倪匡·寻梦系列丛书

鬼子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寻梦系列丛书·鬼子

[香港]倪匡 著

责任编辑:郭力家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2.75印张

(合肥市金寨路381号)

合肥市印刷厂印制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 印数:5000

ISBN7-5396-1388-2/1·1285

定价:68.8元(六册)

本册定价:11.80元

内容简介

先驱者用自己的智慧将一个懦弱、穷困、无知的银行劫犯变成一个拥有高智商的新人，而“创造”出来的新人却利用获得的智商谋杀了先驱者，可悲！

“新年”将至，神秘人将巨宝施给了一个乞食为生的流浪汉，流浪汉却没有象《百万英镑》中的乞儿那么幸运，反成为一个操刀行凶的疯子，可叹！

暴虐的“鬼子”在攻城掠地时，疯狂地屠戮奸淫占领地的贫民，却时刻承受良心的鞭笞，惶惶不可终日，可耻！

这一切是人性的背叛还是人性的复苏？

名家评介

无穷的宇宙，无尽的时空，
无限的可能，与无常的人生
之间的永恒矛盾，从这颗脑
袋中编织出来。

——金 庸

这位文坛巨星的想象力，令人两眼发直，他的小说像千丝万缕，当它抓住你时，你就立刻如醉如痴，不但自己甘愿被抓，纵使有人替你松绑，你还要火冒三丈。

——柏 杨

创 造

先驱者用自己的智慧将一个懦弱、穷困、无知的银行劫犯变成一个拥有高智商的新人，而『创造』出来的新人却利用获得的智商谋杀了先驱者，可悲！

创 造

不管外面的天气怎样，在营业时间内，银行大堂中的空气，总是那么清凉，但是冷气尽管够冷，王亭自从踏进银行大堂的那一刻起，他的背脊上就一直在冒着汗，没有停过。

王亭之所以冒汗，并不是因为热，而是因为他心中的极度的紧张。

当他才走进银行大堂的时候，他感到一阵因为紧张而带来的昏眩，几乎什么也看不到，他只是看到许多人，他像是一段木头一样地向前走着，然后，找到了一个位置，坐了下来。

当他坐了下来之后很久，他才比较镇定了一些，可以打量银行大堂中的情形了。首先，他注意的是，是不是有人在注视他。还好，银行中的人虽然多，但是人人在忙自己的，并没有注意他。

虽然银行大堂中的声音很嘈杂，但是点数钞票的声音，听来仍然是那么刺耳。

王亭在略为定下了神来之后，开始向付钞票的几个窗口看去。他先看到了一个彪形大汉，拿起了一厚叠钞票，顺手向裤袋中一塞，走了开去。

王亭到这里来的目的，决不是他和这座大银行有什么业务上的往来。

他，是准备来抢钱的。

他也决计不是一个够胆抢劫银行的大盗，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劫贼，然而现在，他却需要一大笔钱，他要在银行中寻找

一个身上有巨额款项的人，来跟踪下手，好在那人的身上，将钱抢过来。

那才离开窗口的大汉，身边的钱够多了，可是那大汉至少有一百八十磅，王亭隔着挎袋，摸了摸袋中的那柄小刀，他的手心也在冒汗，那不是他下手的对象，那大汉会将他的手臂，硬生生的扭断，看来还是等另一个的好！

他的视线一直跟着那大汉，直到那大汉推开了厚厚的大玻璃门，走了出去，他才转回头来。

他又看到了一个大胖子，正将一只公事包搁在窗前，将一札一札的钞票，放进公事包去。

那么多的钞票，它们令得王亭的眼珠，几乎突了出来。这个大胖子，应该是他下手的对象了，这样的有钱人，大都珍惜生命，自己一定可以得手的。

王亭的心，怦怦跳着，当那大胖子拉上了公事包的拉链，转过身来时，王亭也站了起来。

王亭才一站起，双腿便不由自主地在发着抖。从银行跟踪一个人出去，在半路上下手抢劫，这对于王亭来说，还是第一次。那毕竟和躲在黑暗中，袭击夜归的单身人，多少有点不同。

那大胖子提着公事包，在王亭的身边经过，王亭转过身，跟在他的后面。可是，才到了银行门口，王亭就呆住了，一个穿制服的司机，推门走进来，在大胖子手中接过公事包，一起走了出去。

王亭吸了一口气，缓缓转过身来，他只好另外再寻找对象了，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，他看到持着猎枪的银行守卫，似乎

向他瞪了一眼，那更令得他心中剧跳了起来，他几乎没有勇气，再在银行大堂中耽下去，如果不是就在这时，他看到了那个老妇人的话，他一定已经因为心虚，而拔脚逃出银行大堂去了。

那老妇人才从付钱的窗口转过身来，她的手中，捏着大叠大钞，她一面向前走着，一面打开她陈旧的皮包，将那叠大钞塞进去！

王亭连忙转过身，假装在看着贴在墙上的告示，但是他的眼珠却斜转着，一直在注意那老妇人。

那老妇人的行动很迟缓，她的衣着也不是十分好，然而刚才她塞进皮包的钱，却有那么一厚叠。

而且，这样的老妇人，根据王亭的经验，是最好的抢劫对象，只要刀子在她们的面前一闪，她们至少会有一分钟之久，张大了口发呆。而等到她们定过神来，开始大叫的时候，他已经可以奔出好几条街了！

王亭缓缓地吸了一口气，那老妇人在他身后不到两尺处，走了过去。

王亭的头转动着，一等那老妇人出了银行，他连忙也转身向外走去，隔着玻璃门，他看到那老妇人站在马路边上。看她的样子，她并不是想截街车，而只是想等着过马路。

像这样的老妇人，要跟踪她，实在太容易了！

王亭推开了门，出了银行，一股热气，扑面而来，迅速地将他全身包围，他像是进了一座火炉一样，那种滋味实在太不好受，他身上的汗更多了。

那老妇人已开始过马路，王亭一面抹着汗，一面急急追

了上去，他甚至比那老妇人先过了马路，在他经过那老妇人身边的时候，老妇人的手袋，离他的手，还不到一尺，他一伸手就可以抢过来。

但是他却忍住了没有下手，或者说，他不敢下手，因为过马路的人太多了，只要有一两个人好管闲事的话，他就逃不了！

虽然，在王亭的经验之中，这种管闲事的人不是常见的，可是也不能不防。何况看来，那老妇人一点也没有要搭车的意思，他又何在乎跟到一个冷僻的地方才下手？

王亭抹着汗，他停了片刻，等那老妇人走出了十来码，他才又跟了上去。

因为他的视线，只顾盯着那老妇人，是以他碰撞到了不少人，他自然不会向被他碰到的人说一声对不起，他只是感到，那老妇人似乎越走越快，他几乎要跟不上了！

日头很烈，王亭的全身都在冒汗，但是他终于跟着那老妇人，到了一条斜路口。

那一条斜路十分陡峭，全是石级，当他开始走上石级的时候，老妇人在他的上面，大约有二十级石级。他自然可以快步奔上去。但是，他要是急急追上去，一引起老妇人的注意，下手就没有那么容易了！

是以他仍然耐心地跟着，而等到那老妇人上了斜路之后，他才急步奔了上去。

当他也上了斜路之后，他高兴得几乎要大声叫了起来！

那老妇人，正走向一条很窄的巷子。那巷子的两旁，全是高墙，根本没有人！

在那巷子中下手，真是再妥当也没有了！

他急步走了过去，那老妇人就在前面，巷子中一个人也没有，王亭加快了脚步，直来到那老妇人的身后，他的手中，已抓了那柄小刀。

那老妇人似乎也觉得有人在她的身后追了过来，是以她站定，望着王亭，脸上现出一种十分难以形容的神情来。

王亭在那样的情形之下，自然不会去研究那老妇人究竟为什么会有那样古怪的神情，他手一扬，手中的小刀，刀锋“拍”地一声，弹了出来，已然对准了那老妇人的面门，同时伸手去夺手袋。

可是，也就在那一刹间，王亭怔住了！

当那老妇人转过身来之前，她将手袋放在胸前，看情形就像是知道来人要抢她的手袋一样，而王亭才一伸手间，她的手袋移开，握在她左手的，是一柄手枪！

王亭的双眼，睁得老大，不错，那老妇人的手中所握的，是一柄手枪，那是一柄小手枪，枪管上，还套着长长的消音器。

他是一个劫贼，手中有刀，可是，再笨的笨贼，也知道刀是敌不过枪的，是以王亭呆住了。

这时候，那老妇人开口，她道：“你从银行跟我出来，我已经知道了！”

王亭望着那柄枪，他只觉得喉头发干，汗水流了下来，几乎遮住了他的视线，他的口唇动了动，可是却并没有发出什么声音来。事实上，在那样的情形下，他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！

那老妇人又道：“我在等你这样的人，已经等了好几天了，我知道像你那样的人，迟早会出现的！”

王亭直到这时，自他的口中，才发出了干涩的声音来，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警察？”

那老妇人沉声道：“转过身去！”

王亭的心中，又起了一线希望，对方如果是警察，现在应该表露身份了，而如果对方不是警察，那么，她手中的枪，可能根本不是玩笑！

他仍然瞪着眼，道：“你，你手中的枪，可能是假的，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？”他的话才一出口，那老妇人手中的枪，向下略一沉，“拍”地一声响，响声很轻，可是随着那一下声响，一颗子弹，已射在王亭的脚旁。

被子弹溅起的碎石片，撞在王亭的小腿上，痛得王亭几乎叫了起来，他的身子一震，小刀落地，他也急忙转过了身去。

那老妇人又道：“向前走！”

王亭的身子发着抖，向前走着，他不知道自己遇上的老妇人是什么人，他一直来到巷口，只见巷口已多了一辆车。

那辆车可能是早就停在那里的，但是他进来的时候，只顾盯着那老妇人的背影，根本不曾在意旁的什么。这时，车门打开，一个中年人自车中走了出来，王亭才到车前，后脑便受了重重的一击，身子向前仆去，恰好仆进了车厢之中。

当王亭在仆进车厢中的时候，他已经昏了过去。

那老妇人迅速进了车子，关上了车门，那中年男子也立时进了车子，车子驶走了。

巷中和巷口，都没有旁的人，当那中年人自车上走出来的时候，他曾四面张望过。

而那老妇人一枪柄击在王亭的后脑上，又将王亭推进了

车子，她自己也立时进去，直到车子驶走，前后还不到半分钟。

那中年人、老妇人和王亭三人，都没有注意到，在小巷的高墙之上，一幢十分残旧的房子一个窗口中，有一个孩子，一直在看着他们，直到车子驶走了，那孩子才叫了起来：“哥哥，哥哥，我刚才看到一个人被打昏，推进了车子，就像是特务电影！”

警方在接到了那孩子家长的报告之后，开始显得很不耐烦，但是当警方终于派出了几个警员来调查，而且在那小巷之中，发现了王亭手中跌下来的那柄小刀的时候，事情就显得有点不寻常了。

那柄小刀的刀纹上，有着清晰的指纹，而在经过了印证之后，证明刀柄上的指纹，属于累犯王亭所有。王亭是一个有过三次被判入狱纪录的累犯，每次入狱，都是因为抢劫。

单只是这一点，已然和那小童报告的相同了。那小童报告说，先是一个男人，跟着一个妇人走进巷子来，然后，那男人用小刀指住老妇人。

警方很容易就找出了王亭的照片。请那个小童来，将王亭的照片，混在许多其它人的照片之中，不到五分钟，那小童就找出了王亭的照片。

事情再也没有疑问了，那个持刀想要抢劫的男子是王亭，可是那小童的报告，上半部份虽然已得到了证实，下半部份，仍然是令人难以想像的。

据那小童所说，那老妇人立时取出了枪来，放了一枪（但是没有枪声），王亭就转过身去，走到了巷口。

巷口有一辆车子等着，另一个男子在车中走出来，那老妇人将王亭打昏过去，推进了车子，然后车子驶走了。

那小童看到过全部事情的过程，但是他却未曾注意那辆汽车的号码，只记得车子是白色的。而在这个城市中，白色的车子，有好几万辆，那小童又说不出车子的形状来。对于一个住在简陋屋子中的贫家小童而言，几乎每一辆车子都是一样的。

警方对这位目击的小童，经过反复的盘问，直到肯定那小童所说的一切，全是真的为止。

肯定了那小童所说的一切全是真的，那就等于说，累犯王亭，已被人绑走了。

有谁会绑走王亭这样一个抢劫犯呢？那个老妇人，和自车中出来的中年人，又是什么人？警方在深入的调查之外，发现了一点线索，查出王亭是一年前，第三次服完刑自狱监出来的。

在这一年之中，他的生活过得并不好，他居然还能活下去，自然是因为他在出狱之后，仍然不断在抢劫的缘故。那些劫案，可能因为事主损失不大，也可能因为事主怕麻烦，是以并没有报案，警方也没有纪录。但是可以肯定一点，王亭在这一年之中，仍然是靠抢劫在维持生活的。

警方发现的第二点，便是王亭最近还在一个赌摊中，连赌皆北，欠下了许多赌债。而主持这个赌摊的，是一批黑社会人马。

这批黑社会人马曾向王亭摊牌，要他还钱，王亭苦苦哀求他们延期一日，他表示明天一定要去做一单大买卖来，买卖一

得手，所有的债就可以还清了。

而王亭口中的“明天”，就是他突然失踪的那一天。

警方有了这项线索，自然疑心是这批黑人物追债不遂，而对付王亭的。

可是，在传访了许多人之后，发现那也不可能。第一，黑人物的目的是要钱，王亭向那老妇人露出刀子，目的自然是在行劫，那正是在实现他“做一单大买卖”的诺言，黑人物没有理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对付他的。

第二，经过调查，当日事情发生之际，那批黑人物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据。自然，他们可以指使别人去做，但是指使一个老妇人去做那样的事，那也太不符合黑社会人物行事的方法了！

于是，这就成了一宗悬案。

而王亭也没有再出现过，他这个人，像是已经在世界上消失了，更像世上根本没有他这个人存在过一样，没有人关心他，他也绝没有亲人，虽然在实际上，警方、法院、监狱都有过他存在的记录，证明他曾在世上，存在了二十三年，但自那一天起，他消失了。

警方以后也没有再怎么留意这件案子，因为王亭究竟是一个小人物，而且是一个累犯，这件案子，几乎已没有什么人再记得了。

我讲起王亭的被绑失踪案，是在一个俱乐部之中。

这个俱乐部，是由一群高级知识份子组成的，其中有医生、有工程师、有大学教授，也有知名的作家。我本来是不够他们订下的参加标准的，他们的会员标准，是至少要有博士的

头衔,以及国际认可的学术性著作),但是我却成为这个俱乐部的特邀会员。

或许,是因为这批高级知识份子他们平日的工作太繁忙,生活太乏味了,是以他们很喜欢谈天说地,俱乐部也成了他们谈天说地的好地方。可是他们平日的工作、生活,离不开方程式和显微镜,就算聚在一起,也谈不出什么有趣味的东西来。

是以他们需要我,我一到,俱乐部中就充满了生气,因为我最多离奇曲折、荒诞古怪的故事,讲给他们听,听得他们津津有味。

而我也很乐意有这些朋友,因为他们全是高级知识份子,他们的意见、学识,都是我所钦仰的,我可以在他们的谈话中,获得不少知识。

那一天晚上,幽雅的客厅中,大约有二十个人左右,一位电脑工程师首出提出来,道:“卫斯理,再讲一件故事我们听听。”

一位著名的女医生扬着眉,道:“可是,别再讲外太空来的生物了,这样的事,我们听得太多了,仿佛地球上只有你一个人,外太空来的高级生物,总是找你,不会找别人!”

我笑了笑,道:“你们听厌了外太空来的人的故事,那么,我就向你们讲一个发生在地球人身上的故事,他也不是什么大人物,只是一个极普通的小人物,他是一个曾坐过三次牢的累犯,叫王亭。”

当我讲出了这一段话之后,原来在打桥牌的人停了手,在下棋的人,也转过了椅子来。

于是,我讲了王亭的故事。

当我讲完之后，那女医生问道：“这件事，发生到现在，已有多久了？”

我道：“三年，整整地三年。”

一位教授笑了起来，道：“这是你自己造出来的故事吧，一个身无分文的劫贼，为什么会有人去绑他的票？真是太滑稽了！”

我道：“决不是我造出来的，而是在事情发生之后，警方的一位负责人，认为这件事太古怪，曾和我谈起过，你们不信，随时可以到警方的档案室中去查旧档案。”

客厅中静了一会，才有人道：“那么，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如何呢？”

我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认为那个老妇人，和另一个中年人——”

我才讲到这里，那女医生就笑了起来，她的笑声十分爽朗，她一面笑，一再扬着眉，显得神采飞扬。她用笑声打断了我的话头。

她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的推断一定是那两个人，是其他星球的，他们到了地球，掳走了一个地球人，回去作研究，那个地球人就是王亭了！对不？”

我多少有点尴尬，但是我还是坦然承认，道：“是的，当时我的推断，的确如此！”

那位女医生揶揄地道：“我早就知道，卫斯理的故事，离不开外太空来的人！”

我无可奈何地摊了摊手，道：“那么，请问，还有什么更好的解释？”